

心痛社會撕裂 籲包容不同立場

王祖藍願作兩地溝通橋樑

香港目前發生的「反修例」示威衝擊事件，暴露出部分香港人對中國內地存在敵意和誤解，香港社會本身也很撕裂，作為藝人，又是「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協進會」成員的王祖藍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，直言感到有點心痛，心痛許多人和他一樣覺得沒空間去分享自己的真正感受，發覺大家好像少了一份人與人之間的尊重，不包容不同立場。至於如何解開目前的結？兩地藝人怎樣做才會有幫助？他坦言：「其實我都無答案，見到有心人嘗試去找方法，就儘管去作一些嘗試，解決方法不一定是一嘗試就成功，但希望多人多做些嘗試。」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慶全



■王祖藍（左一）在《奔跑吧！兄弟》中與一班內地藝人打成一片。

資料圖片

藝人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兩地之間的橋樑，被問到兩地藝人應該如何做才會令橋樑作用發揮得好一些時，作為藝人又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的祖藍略帶感觸地說：「現在出現兩地矛盾關係是令我有點心痛，我同時有內地和香港的公司，在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香港也有同事，正正工作關係、兩地法律、文化、工作態度、目標確實很不同，我公司十個同事中只有一、兩人能起到中間橋樑的作用，但亦難做到全部人都明白對方。譬如我親身接觸過北京的同事，他們之間的關係都很好；北京同事接觸過香港同事也覺得香港人很好。當然間中也會有小部分關係不好，只是不會去到要仇視對方的地步。」

身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，又要肩負怎樣的責任？祖藍表示，自己參與早前成立的「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協進會」，與會長成龍、委員譚詠麟、汪明荃、曾志偉、劉偉強等一起為會方服務。他指出：「第一，我想為我們行業起到一個溝通渠道的作用，與內地相關部門爭取香港演藝界的發展空間，及為未來下一代演藝人的培訓和交流作出貢獻，作為政協及演藝界一分子，我希望能夠做的都去做，別說做大型活動，即使《跑男》的朋友我都會請吃飯，只要製作人來港，我都會盡地主之誼。」

而新一代藝人是否應該表明反對暴力示威的立場，展現正能量？祖藍說：「這一刻我也不夠膽講什麼，那事情是等兩夫妻吵架、跟家人吵架一樣，在大家都非常惱火時，講什麼都錯吧，在情緒高漲時吵鬧起來都不能講道理，否則只會愈吵愈猛烈，大家要先冷靜一下，怎冷靜？那就一起嘗試去想想吧！」

見證內地進步 祝福國泰民安

祖藍坦言：「大家很容易會想到，王祖藍你現在內地工作，在內地賺錢，便經常講些讚內地很好的話。其實，我心痛的是現時沒空間去分享心底話，甚至乎我小時對內地有一個很刻板的印象，覺得貪污、官商勾結等當年好嚴重，現不是沒有，但比當年收斂已很多。這些看法沒辦法分享開去。內地發展來自改革開放，香港的優勢從來也是自由奔放，現在講開放，不單止是表達的開放，有時也需要在接收觀念上開放，如果大家都能多點打開耳仔接收。要表達的一方當然會覺得自己是對的，但也要多聽一點對方的想法，聽一聽。」

他續說：「其實要內地這麼多人進步是要一個時間，他們會變好。我要舉一個例子，我在結婚周年到新西蘭時，遇到一對來自內地母女，她們對藝文非常好奇並偷拍我們，媽媽就不停拍，我叫她不好拍了，但她還是繼續拍，更罵我『哪知你是誰，有什麼了不起』！但女兒卻走來對我說『對不起，祖藍哥，打擾了』。你會看到問題，上一代未必接受好多教育，與下一代



■王祖藍（中）2000年參與演藝學院前往廣州的演出交流活動。

受訪者供圖

有教育程度上的分別；所以未來兩地需要在教育上着手，令大家多點了解，設身處地去想想，現在我比較痛心的是去到一個仇視的階段，有些仇視是不必要的，而仇視的一班人又不是親身接觸過實際情況。」

至於如何看祖國的未來？祖藍表示，若就娛樂圈來說，現在內地就像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黃金年代。當時香港是由一個小小漁港變成一個東方之珠，在困難時期，內地來港的移民，游水到來的人，也艱苦奮鬥，才成就香港無論在貿易、旅遊、娛樂也處於領先地位。故現在香港人要努力，希望有個更好的將來。

而中國現在仍是發展中國家，背景與當年香港有點像，中國有兩、三代人經歷過艱苦的時間，所以大家會珍惜這段發展：「就是上一代挨苦，就正正試過苦，大家會更希望下一代有更好的將來，所以望着年輕人成長，爸爸一輩更努力打拚，中國經濟強大就一定的！現在最常講中國夢，夢是一個對未來的期盼，未來希望中國經濟強大，也希望精神上更文明，人家看到不單止是經濟上的強大，要看精神上的文明、人民素質上的提高，就會得到更多人的尊重，這都是要一代一代人在做。」

今年十月一日是七十周年國慶，祖藍說：「建國七十周年大日子，希望我國國泰民安，相信這是每一個市民的願望！」

帶歡笑給觀眾是一種使命

祖藍是位全面發展的演員，不過主要走喜劇路線，他坦言：「因為自己生得不靚仔，如果靚仔的話，我就做吳亦凡，所以唯有做其他不同的，我不能經常做到主角，只欠不久一部，我沒有長成一個小生樣，無主角樣很難做主角，所以變了做丑生，做幕後編劇、導演等等，嘗試不同的，雖然外表限制了自己的演戲機會，但都迫自己去學多些做多些。」祖藍覺得帶歡笑給觀眾是一種使命，茶餘飯後大家會說哪個抖音好笑，周星馳哪部戲好笑，歡樂能給人一個舒緩的感覺：「我想工作壓力那麼大的市民，有時有這樣少許的調劑，雖然這是小事，但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使命。」

外間有指喜劇演員大都性格內向，祖藍直指不但如此，很多還會性格抑鬱，像差利卓別靈、Mr Bean及羅賓威廉斯，甚至一些華人喜劇演員及他認識的喜劇演員，他們性格也很沉默：「因為我們叫喜劇是攻陷觀眾情感的牆，喜劇就要攻陷觀眾的智慧，所以人家說『估你不到』就好笑，『哈，我都估到啦』，這就不好笑，但一個腦怎可經常想到幾百萬甚至幾億人都是估不到呢，一個腦怎樣比得上這麼多人呢？其實這是一種很大的壓力，而且笑點亦不能重複，你做偶像，一日年輕仍被人覺得你好靚，但笑點用完一次就不可以用第二次，這是難度很高的事情，到有一日觀眾嫌棄你的笑點，有一個新人或者新笑點出現，你就恐懼會被淘汰，這也會是一種壓力。」

內地與香港的笑點似乎是有點出入，祖藍只認同一部分，原因是全世界笑點的原理是一樣，每一個

地方、每一個人都想在自己熟悉的話題中尋找樂趣，問題是生活圈子不一樣，像香港和內地討論熱點不一樣，才出現一些笑點不明白的地方。

藉內地平台與外國製作人交流

祖藍戲好又是「扮嘢」能手，過去最令他有成就感的，就是讓他留下很深印象、陪伴着他好一段時間的角色「慳D嘅baby」，他笑說：「好開心有段時間都家傳戶曉地叫我『慳D嘅baby』，能夠有一個角色名已是一個滿足感，另一個是內地湖南衛視的角色『葫蘆娃』，能夠全國去扮這角色，像一些學校、公司派對，大家會買『葫蘆娃』衫來扮。」

祖藍表示自己事業上已經差不多了，「就連女兒我也有了，不需要事業上作更高的追求，反而希望能做一些培訓後輩工作，無論香港還是內地的經驗，希望可以分享到給未來新一代製作人或演員，這經驗希望幫到大家有一些看法。」

他因為與內地電視台合作，接觸到外國製作團隊，像他們拍《奔跑吧！兄弟》，便有機會跟韓國原版《Running Man》一起拍攝，能夠將外國綜藝節目帶回來中國再製作。另他拍的《巔峰之夜》，也是透過節目認識了美國製作團隊：「我剛放了一個月假，到美加探親，亦獲得導演組的邀請去美國觀摩《America's Got Talent》（美國達人秀）現場拍攝，導演組解釋了很多給我聽，覺得華人社區很多東西要學習，我邊看現場邊看播出街的片段，他們現場有32部機一起播，沒剪輯，靠按機，像彈琴一樣，怎樣轉畫面才可以做到這樣完美，所以中國製作與外國團隊的友好交流，對提升我們技巧有幫助，憑藉觀摩互相交流，對他們來說可以了解中國市場，彼此間都有很多的提升，不是自己做這類節目也沒機會去接觸這樣世界一流的團隊。」



■王祖藍展示自己過往去內地學習交流的舊相片。



■王祖藍希望藝人可以做兩地之間的橋樑。



■王祖藍的京劇扮相。

受訪者供圖

崇拜梅蘭芳赴京學習國粹

王祖藍於香港出生，原來自小對京劇有着濃厚興趣，但一直沒機會接觸京劇，直到中五會考時正值1997年，他遇上一個參加回歸國慶學校交流團的機會，首次到內地親眼看回歸後第一年的國慶天安門升旗儀式，看軍隊演練，加深了對內地的印象。直到2000年入了演藝學院，他更加對京劇感興趣，無奈當時窮沒錢買機票去北京，卻又給幸運地讓他有機會參加另一個交流團有免費機票赴京，並獲得一些當地家庭照顧，他就多留了十日再去找中國戲曲老師學習。祖藍坦言讀書時的偶像不是四大天王，不是什麼歌星影星，而是京劇大師梅蘭芳，「看他的自傳，知道在日本侵華時他留鬚不肯為日人表演以示抗議，但他賺到錢後去勞軍，他是一位藝術水平和情操很高的藝術家。」

故居朝聖偶遇梅葆玖

當年祖藍很崇拜梅蘭芳，在北京一有空閒就跑去其故居朝聖，試過有天快要走時，賣名片的攤主叫他多買幾張可拿給梅先生簽名，但他心想當時梅蘭芳已在「天上」，攤主才告訴祖藍原來梅蘭芳兒子梅葆玖來了，因當日梅蘭芳舞台生活的紀念日子，中央電視台請了梅葆玖去其父親故居做訪問，祖藍儼如一個小粉絲走近，向梅葆玖說自己在錄影帶看過其演出的《白蛇傳》和《斷橋》，有緣一見真的很開心，對方便跟他合照並說：「你是香港小朋友來學京劇呀！」祖藍曾見梅葆玖做訪問時卻咬着一個麥當勞的魚柳包，感覺他很有趣又很可愛。祖藍說：「在北京讀書時，我還未開始工作，但有好多很親切、很有趣的事令我大開眼界，也是一段學習國粹的難忘日子。」



■王祖藍（右）2000年在北京與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兒子梅葆玖合影。

受訪者供圖



■王祖藍（右一）1997年10月曾參加由中學舉辦的國慶北京體驗團。

受訪者供圖